

正 校

論 大 溫 濕

著 編 邦 安 胡

行 發 局 書 醫 中 海 上

濕溫大論序

生老病死四者。爲人生所必不可免。其未老而夭折者。初未必患有必死之病。去其不必死之病。則未有不盡其天年及老衰而死者也。然則既患病矣。必求所以去之之道。苟有道。斯有術矣。積種種治病之術。勢非一般人所能統馭而運用。於是須恃乎專門究習治病之術者。此醫之所由興也。說文云。醫治病工也。既爲治病工。則其目的及責任。但求能迅速解脫病者之痛苦。早日恢復病者之康健。是醫爲治病之學。而一切學說。亦以能否合此目的爲取去。則又彰彰明甚矣。安用逞口舌。舞筆墨。斤斤然務事流派之爭。爲醫家所厭。考吾國醫學派之爭。要以傷寒溫熱爲最甚。同一身熱自汗胸悶。皆賦之症也。甲曰傷寒。乙曰溫病。各是其是。各非其非。由是而寒熱之治法。大相冰炭。由是而病

人之痛苦。每治益甚。果誰爲爲之。執令使之耶。奈何彼必欲執一家之言。拘一派之偏。以一定天下之病名。而合其一流之治法。而誤盡蒼生耶。爲醫至此。可謂至無聊也。治病工云乎哉。胡生安邦。通中西文字。惡世俗之流弊。慨然以醫醫自任。於傷寒溫病之學。致力勿懈。近者以濕溫大論。屬爲鑒定。語多中肯。法合應用。其辛苦香淡湯一方。取辛開苦降芳香淡滲之義。尤具匠心。蓋達於道而不惑於道。斯能得其環中而超乎象外也。因書弁其端。

公元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秦伯未

濕溫大論目次

- 一 概論
- 二 正名
- 三 病理
- 四 證候
- 五 白痞之研究
- 六 下法之研究
- 七 小柴胡湯之研究
- 八 蒼朮白虎湯之研究
- 九 禁戒

十 戒辛溫發表

十一 戒妄用滋陰藥

十二 戒妄用溫熱藥

十三 治法

十四 濕溫要藥十二類

十五 飲食須知

十六 濕溫醫案六則

濕溫大論

四明 胡安邦 著述

一 概論

濕溫名見難經。而不詳其證候。大論之瘧濕喝。及陽明病之瘵熱發黃。亦非今人之所謂濕溫也。述濕溫之證候者。始於龐安時傷寒總病論。及朱肱活人書。其言曰。病人嘗傷於濕。因而中暑。濕熱相搏。則發濕溫。病苦兩脛逆冷。腹滿。又胸多汗。頭目痛。苦妄言。其脈陽濡而弱。陰小而急。治在太陰。不可發汗。汗出必不能言。耳聾。不知痛所在。身青面色變。名曰重喝。如此死者。醫殺之耳。白虎加蒼朮湯主之。泊乎金元以降。南方醫家漸多。習見溫邪夾濕之病。論者漸衆。而所述之治法。又多沿用傷寒成例。明清而降。葉天士、吳塘、章虛谷、王孟英、俞根

初輩各有補苴。濕溫病之治療法。乃克臻進步矣。今人對於葉派漫加攻擊。並一筆抹煞其發明之處。殊屬因噎廢食。平心論之。芳香化濁。苦寒燥濕。爲治濕溫之不二法門。此法創自吳鞠通。而其學理則淵源於仲景及天士。是爲國醫治療濕溫之一大進步。故吾人研究濕溫。以史的目光評論古今醫家之得失。則濕溫症至清代始有顯明之認識及主張。葉天士吳鞠通厥功甚偉。未可一概抹煞也。至其因有言溫病復感乎濕。名曰濕溫。有言素傷於濕。因而中暑。暑濕相搏。名曰濕溫。有言長夏初秋。濕中生熱。卽暑病之偏於濕者。名曰濕溫。綜三說而觀之。以濕溫之病。惟春夏秋三時有之。而冬令則無此病。考濕溫之主要證候。其始也身熱惡寒。後但熱不寒。汗出胸痞。口渴不引飲。舌苔之或白或黃。或絳或膩。脈象之或濡或弦。或數或緩。殊難以一定之舌色脈象。印定眼目也。凡見以上之主要證候者。不論何時何地。皆可斷爲濕溫病無疑。至於頭痛

身重。四肢倦怠。午後熱甚。身發白痞。兩足脛冷。耳聾。溺赤。都爲本病習見之重要證候。亦不可不知者也。

二 正名

濕溫之名。發源於難經傷寒有五之一。而不見於內經傷寒諸書。以是同一發熱自汗。胸悶舌苔垢膩之病。有名爲傷寒者。有指爲濕溫者。議論紛紛。而病名不能釐然劃一。此吾國醫學所以晦盲。是故不欲正名則已。若心欲統一本症之病名者。則吾舉濕溫也。

夫內經定名以時。溫病定名。若從內經法則。釐然劃一。無有疑義。春曰風。夏曰熱。秋曰燥。冬曰寒。長夏曰暑。曰濕。同是傷寒。何以不胥名曰傷寒。熱病卽溫病。同是傷寒而病熱。何以不胥名曰溫病。而或名濕病。或名傷寒。曰。此時令之關係也。春夏秋冬。有生長收藏之作用。人體應之。冬之傷於寒也。起初振寒不適。

既而發熱。其發熱也。毛竅閉。汗不出。春之傷於寒也。初起亦洒淅惡寒。而爲時較短。毛竅開。汗自出。夏之傷於寒也。壯熱喘渴。無汗則體若燔炭。有汗者則初起卽熱。縱有形寒。只須臾耳。長夏之傷於寒也。壯熱多汗。其舌質必絳。口味恆甜。此其大較也。同是傷寒。何以前軀不同。兼症不同。是可知四時之生長化收藏。影響於軀體生理之形能。因而變更疾病之形能。其事至確。春爲風。故春病熱者曰風溫。夏爲暑。故夏病熱者爲暑溫。長夏爲濕。故長夏病熱者爲濕溫。其病本是傷寒。因時令異而兼六氣之化。故命名如此。然而冬有非時之暖。春夏有非時之寒。氣有未至而至。至而不至之時。於是冬日之熱病。有與春日同者。夏日之熱病。有與冬日同者。則就前軀症辨之而定名。於是冬日有風溫。夏日有傷寒矣。(節錄溫病明理)綜上觀之。則本病之當名曰濕溫。賢於指爲傷寒多矣。况本病之胸悶。自汗。口乾不飲。諸症爲內濕之的候。身熱。舌絳。脈濡數。

諸候爲溫熱之見徵。且其病喜燥而惡溼。而又發熱。名爲濕溫。誰曰不宜。若以傷寒之見解。謂經云熱病者。皆傷寒之類也。未免失之於粗。又今人所稱之濕溫。西醫驗其血。十九是腸窒扶斯。而腸窒扶斯。固東人釋爲傷寒者也。腸窒扶斯之病。遍天下有之。而濕溫則多行於江浙一帶也。

三 病理

濕溫多見於夏秋之時。以立秋之後。及秋分之前爲最盛。在冬初春夏之時。雖亦有濕溫病症。然治之尙易。不若長夏秋令所發者。多纏綿難已也。其熱初不甚。一二周之間。其熱以漸而高。時昏瞶譫語。遠西謂之腸窒扶斯。彼說病灶在腸。由傷寒菌附着不潔食物入於腸。漸至生瘡。至第三四周。若不起腸出血。腸穿空等症。則體溫漸次下降。舌苔剝離呈赤色。以至恢復原狀。此彼邦所述此病經過之大概也。岳陽吳漢仙論濕溫之原因。謂由飲食中毒。邪中下焦。其言

與彼說相彷彿。時賢張山雷云。濕溫病理。都由大江以南。土薄水多。濕濁瀰漫。天多溽暑。地則鬱蒸。人在氣交之中。長受穢濁侵襲。脾胃清陽。遏抑不得展布。是以病者無不胸脘痞塞。舌苔垢膩。若西北高燥區域。則無是病云云。是以濕溫之起因。責之土地卑濕關係。此所以江浙兩地多見濕溫症歟。然現今輪軌交通。日漸以繁。病症之傳播甚速。向日爲南方所獨有者。今則北方亦或見濕溫矣。

濕溫多見於長夏者。以其空氣中酸素少而淡氣多也。淡氣能蒸發各物。以致霉腐。卽所謂濕也。而長夏之所以稱濕令者。亦以此也。濕溫之發熱與傷寒同。亦因感冒外邪。體溫起反射而發熱。所不同者是濕。此病必自汗。卽因長夏空氣中酸素少。人體血液中酸素亦少。是以血行遲也。復因長夏溽暑。汗腺皆開。以事疏泄之故。故病此者。肌膚皆津潤。空氣中養氣成分少。淡氣成分多。則在

在皆覺濕潤。此爲濕病之一原因。然以是可知濕溫之治法。蓋淡氣亦稱窒素。若對養氣除去。其純粹之淡氣。可以令人窒息。此所以濕溫必見胸痞悶塞之症也。此亦所以濕溫症必須用芳香藥以化濕濁（卽淡氣）也。（節錄溫病明理參以愚見）

夫感濕而出汗。則濕亦當隨汗而蒸發而化矣。何濕溫症之自汗出而不能蒸發濕邪耶。曰。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。通常之內濕。每欲自汗腺排泄。恆因浴後當風。或衣濕反汗。或空氣潮濕。以致濕邪所化之汗液。雖出汗腺而不能蒸化。未出汗腺者。阻於腺口未蒸發之汗。不能復出。乃成濕症。惟本症既因體工之救濟以出汗。又因長夏溽暑。開汗腺以事疏泄。然卒不能蒸發濕熱者。卽上述所謂淡氣爲之階也。

四 證候

濕溫病爲時病中之最纏綿者。其經過之病情。殊無一定之病型。且其變化多端。難以罄述。大抵初起病時。飲食少思。四肢痠軟。微有惡寒。身熱有汗或無汗。熱來之時。每在午後。一二日後。惡寒罷。汗出胸痞。六七日後。熱度增高。亦有一天如此。熱勢不稍高低者。熱度在第一周內。每日約升半度至一度。低者一百度左右。高者有達一百零四五度。不得以高爲凶。以低爲輕。蓋高是溫盛。低乃濕重也。此時若症勢輕而調治得法。熱得退則已。否則非但不能速解。其熱度在旬日後依然繼續。且或加高。病輕者胸悶泛惡。神怠艱寐。面色淡黃。大便或閉。或泄瀉。小溲短赤。惡見陽光。滴水不飲。卽飲亦不多。口中黏膩。重者精神萎頓。神昏譫語。肌肉瘦削。頭瘰耳聾。亦有精神反形興奮發狂者。熱過十數日之後。胸項間有佈發白瘡者。粒小如水晶。細微赤黍。名曰紅疹。病家見之。以爲病兇而起恐懼。實則白瘡透露。乃濕溫外化之機。熱有漸退之望。在一月後始見。

者較當注意。但此爲一般說法。亦有濕邪本少而不發白痞。因早服石斛輩滋陰藥而佈發者。是則謂之助濕。

又有一種戰汗。熱至一二週之間。忽然四肢寒冷。面色蒼白。脈微細。甚至暈去。旋即身熱增加。脈行加速。大汗一身。此時病家多倉惶失措。而不學無術之庸醫亦必心中忐忑。以爲是陽虛脫症也。參附四逆。倉惶進治。必致汗收熱熾。神昏癱瘓。耳聾舌衄。經過兇險。此由於醫者無經驗。不識戰汗之義。而誤事也。實則當其戰汗發作之時。可任其進退。切勿煩擾呼喚。以亂其神。蓋戰汗之作。由於體工起救濟作用。欲使盤踞日久之濕溫之邪。驅逐於體外。正邪相爭至峯點時。則身冷脈微。既而正氣告勝。體溫驟增。熱達腠開。邪從汗出矣。邪之甚者。有戰汗至二三次。方得熱透濕退。濕溫病之纏綿有如此者。可不深究乎。

五 白痞之研究

白痞爲濕溫特有之證候。其發現期。大抵在患本症一二周後。熱度不退。濕邪瀰漫。胸部發見粒糝微小水泡。如水晶式而瑩亮之白痞。此屬自然者。庸醫不辨寒熱。不識燥濕。更不知濕溫症。妄投誤治。甚至一見身熱。卽用石斛。以致濕邪不透。汗出不徹。似罨麪一般。幾經醞釀鬱蒸而發白痞。此屬人造者。自然發生白痞。可毋庸驚喜。仍據脈舌證狀。以處置本症。水到渠成。病痊而白痞自回矣。若以見白痞爲濕透之證候。而概投表汗透提。則每至津枯液竭。變生兇證。此時白痞隨汗而佈現身胸。纍纍然色白而枯。空乏漿液。大如小綠豆者。較之人造之白痞。尤多險惡也。亦有本體陰虧。而患本症日久。津液受耗而致者。要之俱非輕淡。若痞色枯白如骨者。尤兇。故治助濕之白痞。卽當戒投甘寒養陰。而予自訂辛苦香淡湯。則亡羊補牢。未爲晚也。若一味孤行。則一誤再誤。愚末如之何矣。至於治陰虧津枯之白痞。當予甘寒以滋氣液。葉天士所謂此濕熱

傷肺邪難出而液枯也。必得甘寒以補之者是也。要之白痞之發見。由於內伏之邪。從外而泄。故發出宜神情清爽。爲外解裏和之兆。如發出而神志昏迷。譫言不息。此屬病邪深盛。正氣內虧。卽是正不勝邪之危候。故白痞以色潤晶瑩有神者爲吉。枯白乏澤。空殼稀散者爲氣竭而兇。總以形色之枯潤。及舌色證候之見徵。而下其氣液之竭與否也。

六 下法之研究

治濕溫症。羣皆禁下法。一則恐攻裏後。脾胃之陽傷。而成洞瀉寒中。一則恐下後轉變腸出血。或腸穿孔而致於死。故於下藥。畏之如虎。實則前者之由變洞瀉寒中。由於不當攻而攻之。可謂濫用下法。後者在本土更不多見。然或有之。亦迭經誤治所致也。當世研究下法最精者。當推業師秦伯未。前輩傅雍言。及近賢章太炎三先生。試引之以實本文。

秦師曰：「通常治本症。主用清化。如黃芩滑石之類。若一起而濕重。亦用清化。勢必延長時日。且多變幻。余於舌苔黃膩而質紅者。間施下法。愈尤迅速。故余治濕溫。不過三星期可瘳。但能用此法者。十中不過一二。皆無深切研究。及泥於清化所致也。蓋一經清下。使腸胃通暢。邪有出路。然後再用清化。其愈期自速。若如薛生白濕熱病篇所云。必至用牛黃至寶不應。再驗大便閉。始用承氣。是焦頭爛額。延爲上賓矣。此法惟傳雍言先生研究獨精。而他人鮮敢試用。並謂濕溫病本挨時日。切戒重劑。惜哉。」又曰：「但濕熱症極多。舌尖紅而苔白。或邊尖紅而苔膩。決非單恃燥濕清熱所能愈。尤以伏氣爲甚。則不得不賴於攻下。宜參入大黃枳實。或涼膈散亦佳。此蓋熱伏於內。濕裹於外。下焦得通。病機自鬆。故往往有下之而苔反厚。再下而苔再厚者。解其鬱伏之結邪。卽所以分離其膠滯之勢也。能明此理。不但濕熱症易愈。更無纏綿變幻之象。若但持